



让灯塔亮着

奥·龔察尔著

0131

讓 燈 塔 亮 着

(苏·奥·費察尔著)

魏 庆 柏 譯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87×109 1/32 2 1/2 印張 49,000 字

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

統一書号: 100.9.25

定价(6)二角二分

內 容 提 要

本書主要描述在一座小島的燈塔上工作的蘇維埃人怎樣生活，怎樣熱愛看來平凡、細小、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工作。書中描寫了初戀的歡樂，失戀的悲傷，揭露並批判了愛情上的喜新厭舊的丑惡行為和卑鄙的名利思想。

主人公瑪麗姬，是一個熱愛勞動、喜愛海洋的姑娘。她從技術訓練班畢業以後回到燈塔上來工作。這時，青年船長沃維克狂熱地追求着她，她也信任地接受了他的愛情。可是後來，品質惡劣的沃維克卻拋棄了瑪麗姬，又愛上了一個年輕、漂亮、但是有著嚴重名利思想的柯桑娜。

嚴重的考驗來臨了。……

在一個陰雲密布、狂風驟浪的秋夜里，父親因公外出，把重任交給了瑪麗姬。這時她正受著病魔和失戀的痛苦折磨，可是就在此當兒，燈塔發生了故障，海上傳來了輪船呼救的汽笛聲……

有著高度共產主義品質的瑪麗姬，終於戰勝了個人的痛苦，團結大家，救出了處於萬分危險中的輪船，也救出了沃維克。

О. ГОНЧАР
ПУСТЬ ГОРИТ ОГОНЕК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5

让灯塔亮着

奥·冀察尔 著
魏庆祺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主要描述在一座小島的燈塔上工作的蘇維埃人怎樣生活，怎樣熱愛看來平凡、細小、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工作。書中描寫了初戀的歡樂，失戀的悲傷，揭露并批判了愛情上的喜新厭舊的丑惡行為和卑鄙的名利思想。

主人公瑪麗姬，是一個熱愛勞動、喜愛海洋的姑娘。她從技術訓練班畢業以後回到燈塔上來工作。這時，青年船長沃維克狂熱地追求着她，她也信任地接受了他的愛情。可是後來，品質惡劣的沃維克却拋棄了瑪麗姬，又愛上了一个年輕、漂亮、但是有着嚴重名利思想的柯桑娜。

嚴重的考驗來臨了。……

在一个阴云密布、狂风驟浪的秋夜里，父亲因公外出，把重任交給了瑪麗姬。这时她正受着病魔和失戀的痛苦折磨，可是就在这当兒，燈塔發生了故障，海上傳來了輪船呼救的汽笛聲……

有着高度共產主義品質的瑪麗姬，終於戰勝了個人的痛苦，團結大家，救出了处于万分危險中的輪船，也救出了沃維克。

О. ГОНЧАР

ПУСТЬ ГОРИТ ОГОНЕК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5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从大陆那高高的海岸上望去，可以看見汪洋大海里有一个相当大的島嶼，飄浮在地平綫上。这个籠罩在淡藍色薄霧里的島，地勢平坦，差不多完全同海面連成了一片，它那海岸綫的模糊不清的輪廓溶化在海里。自古以来，当地的居民就把这个島叫做海鷗島。

秋季的猛烈的風暴襲來時，海鷗島就成了漁民們躲避風浪的地方；可是一到春天，沿海的集體農莊都把蜂房運到島上來；大概，在整个南方，这里的蜜源植物是再好也沒有了。每到五六兩月，全島都開滿了鮮花，仿佛是一片真正的草原。其實，這也就是塊草原；不知在什麼時候，大自然把它從大陸那里奪了來，贈送給了海洋。島上有一大半是草原，是一片有好幾千公頃大的荒地，早在蘇維埃政權的初期，就宣布為國家的禁獵區了。從那時起，冬夏兩季，就有很多野鳥到這個平坦遼闊、四面是藍色海洋的島上，到島上那從來沒有人動過的草中，到那野草同茂密的蘆葦雜生的地方，逍遙自在地生活；既沒有人用槍打它們，也沒有人驚擾它們。

海鷗島幾乎是一個沒有人煙的荒島，只有在一個港灣的岸上有一個不大的漁村，村里設有魚品加工廠的收報站和無

綫电台；島的另一面，還有一座燈塔聳立在最南端一塊突出的地方。

燈塔腳下的沙丘上有一幢孤零零的白房子；這幢房子倒還是新的、堅固耐久的。燈塔上的主任和為數不多的工作人員就住在这里。

燈塔雖然離大航綫很遠，人們仍然認為它是第一流的，燈塔上的人因此感到很自豪。另外還有一點也使他們感到自豪，就是魚船隊的船長跟他們开玩笑，把他們居住的地方叫做“好望角”。

燈塔上的主任是一個退休的水手長，名叫葉麥里揚·普洛赫洛維契·列列卡。他是亞速海沿岸有名的國內戰爭時期的英雄；當地魚品加工廠最大的汽船當中，有一隻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葉麥里揚·普洛赫洛維契那宏亮的水手長的低音指揮着燈塔上的全部生活。他跟海員一樣，一直是穿束整齊，精神抖擻，他那密密的、煙黃色的胡子也總是抹得整整齐齊。他的制度一定出就要徹底執行，一點兒也不許部下違反，而他的制度又是輪船上那種嚴格的制度：夜間要值班，一清早就得把所有的光學儀器都套上罩子，院子里要打掃干淨，廚房里所有的東西也要擦得明明白亮。

這種嚴肅的工作，要求每個人都準確無誤地執行任務，無論是水手長自己和他的妻子——擔任廚師的葉夫道基婭·菲里波夫娜，或是那些又高又瘦的機械員，誰也不能例外。機械員們雖然有時也嘟嘟囔囔地發些牢騷，抱怨水手長的制度太嚴格，但是，離開燈塔到別處去生活，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不可

想象的事了。

水手長認為航海事業高於一切，因此他把自己永遠獻給了海洋，並且還引導他的女兒瑪麗姬——一個沉默寡言、外表有些嚴厲的姑娘——往這方面發展。瑪麗姬在學校剛一畢業，水手長立刻就把她送到訓練班去學習。過了半年，她被正式任命為機械技術員，回到燈塔上來。

一天，風和日暖，瑪麗姬回到了島上。送她來的就是那隻有一百匹馬力的白汽船“列列卡水手長”號；那天，這隻汽船正好來給燈塔送照明瓦斯。

燈塔上的全體工作人員，由水手長帶領着，來迎接瑪麗姬。葉麥里揚·普洛郝洛維契的情緒非常好。他推開大家，把瑪麗姬直接從船梯上托下來，接着就吻了起來；他那煙黃的胡子把瑪麗姬的臉扎得怪癢的。這時，水手長夫人只好站在旁邊等着。

“夠了！夠了！”他的妻子眼里噙着愉快的淚水，往一邊推她丈夫。“讓我也看一看孩子。”

“這可真是個‘孩子’！”在附近走來走去的機械員們興奮地想。“長得又好又漂亮了，就是現在出嫁……”

“請客吧，葉麥里揚·普洛郝洛維契！”船長沃維克·柯普卡洛站在甲板上說。他是個活潑愉快、外表有些浮華的人。“您說什麼時候請啊：現在，還是星期四？”

老头子一面裝煙斗，一面朝甲板瞥了一眼說：

“請客？為什麼要請你啊？”

“還說為什麼吶？我把你姑娘給送來了啊！”

“哼哼……这也許还值得……”

“您現在可要好好保護她，別叫哪個船長順便給偷跑了。船長們可愛偷这样的人啊！瞧，她是多漂亮呀！……”

这个好玩笑的人向瑪麗姬擠了擠眼，瑪麗姬羞得面紅耳赤，急忙把臉緊貼在她媽媽寬大的肩膀上。

“喂，別亂扯了，該干活兒去啦！”水手長揮動了一下煙斗，打斷了他的話。

小伙子們往岸上卸電石氣瓶的時候，水手長夫人正在廚房里忙得不可開交，老头子也正得意洋洋地領着女兒看燈塔上的家當，告訴女兒她走了以後這裡發生了一些什么變化。

叶麥里揚·普洛郝洛維契把很大一部分心血都用在這份家當上；可是，無論是改建後的瓦斯瓶倉庫，無論是掛在木樁上的嶄新的捕魚用具，無論是那頭在豬圈里愉快地哼叫的、健壯的野豬，都沒有使他女兒產生預期的反映；他真覺得有些失望。

“您這兒真象一個很好的村莊一樣，”姑娘笑了笑，她一點兒也沒有想得罪父親。“人們都在這裡安居樂業了……”

“你說應該怎麼樣？”老头子斜了她一眼，委屈得胡子都撇了起來。“這些東西，樣樣都需要。一個好的海員，什麼東西自己都應該有，都應該在手邊。”

這時，叶夫道基姬·菲里波夫娜已經鋪好了桌布，擺好了餐具，站在門口，殷勤地請大家到“餐廳”里去。

吃飯的時候，水手長請沃維克喝了香氣撲鼻、相當厲害的家釀“蜜酒”。

“自己的蜜，是第一次采来的，”水手長忍不住夸耀起来。接着他又轉向瑪丽姬說：“已經有四个蜂房，簡直是座蜂場了。……現在都运到草原上去了。”

吃飯的人里只有瑪丽姬沒有喝酒；但是她就是不喝这蜜酒，也跟喝醉了一样。这里的一切，她都非常喜欢，都使她感到心曠神怡。……海鷗就在窗前盤旋，海水的气息甚至在屋里都聞得到。那枝熟悉的枪靠在牆角上，父亲那件帶风帽的上衣在风暴襲来时浸过海水，鼓鼓囊囊地挂在衣架上，好象里面现在还兜滿了风似的。門旁边的釘子上挂着沃維克那頂帶帽徽的制服帽；这頂帽子是那样亲切、那样随便地挂在那里，好象以后也永远要挂在那里似的。这也使瑪丽姬非常高兴。

吃飯的时候，沃維克觉得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坐着，無論跟誰都談上几句，無論跟誰都轉过他那富有表情的、滿臉稚气的削瘦的面孔应付一番。他不住地称赞“蜜酒”，吃着鯖魚干，并且講他自己的航海探險故事給大家消遣。

“有一次，我跟小伙子們自己決定上黃海角去一趟。”沃維克一面熟練地使着刀、叉，一面說。“听說，那里的野雁真是多极了！……我們收拾好了帆船，什么全都准备好了；可是，海軍少將柯普卡洛同志不知从哪儿跑来了！”沃維克笑了笑，他戏謔地把他父亲——魚品加工厂厂長——叫做“海軍少將”。“唉呀，这一下我們可够噲！……可真够噲！……差一点儿沒有把我降成消防队员。”

“也真該这样做啊，”水手長皺着眉头，嘟嘟囔囔地說。

“为了一些烏七八糟的事就把船开到那儿去，这还行嗎！……也許会搁淺在什么地方呢。”

“您不是獵人，您理解不了獵人的心情，叶麦里揚·普洛赫洛維契，”沃維克漫不經心地笑了一下，并且用目光向瑪麗姬求援。

“我們的禁獵區主任也恨你。他說，你們的船長是个盜獵者。”坐在桌子另一边的一个机械員說。

“盜獵者？”沃維克推开盤子，滿不在乎地仰在椅背上。“什么叫盜獵者？如果我們冷靜地对待問題，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們这里禁止打野雁和天鹅，可是在那边海岸上，土耳其人打它們，甚至打得到处是硝烟。”

“就算是这样吧，那我們也不应当干这种事，”水手長責备他。“至少得讓鳥在我們的岸上找到避难的地方。”

“可是結果怎么样呢？”沃維克仍然不服輸。“就是說，讓它們在我們这里筑巢，在我們这里整整吃一夏天，到秋天再讓那些慘无人道的家伙拔它們的毛嗎？絕不能这样。这件事，我还要給报社写信呢！”

“這場官司你一定能打贏，”水手長夫人說，也不知道是在夸奖他，还是在責备他。“你一定能洗掉你的罪名……”

“那又怎么样，”沃維克笑着站了起来。“生活可不喜欢傻瓜。”

“可是也不喜欢太蛮橫无礼的家伙，”乔馬嘟嘟囔囔地說。

“你这种攻击，大音乐家，我就把它当成耳边风”，沃維克漫不經心地說，接着轉向瑪麗姬說：“我不喜欢死气沉沉的

人……瑪麗卡^①，你在这群人当中不会很愉快的。这我现在就看出来了。你要在这儿呆很久嗎？”

姑娘兩頰微微地浮現出紅云。

“我想，会很久。”

“一年？还是兩年？”

“也許三年，也許一輩子……”

“你計劃得太長了。叫自己在灯塔上呆一輩子……那还怎么上大学呢？”

“你自己也沒上大学，不是也一样活着嗎？”

“你別跟我比呀，我在学校里总是考兩分，可是你还得了獎章呢！我要是有你那枚獎章啊，瑪麗姬，那我今天站在国立莫斯科大学的第三十层楼上，就什么也不在乎啦。”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非要进莫斯科大学，有些人就必须接他們父亲的班。”叶夫道基姬·菲里波夫娜一面收桌上的东西，一面生气地說。“不然，都跑到大学里去了，还有誰去种庄稼，誰去打魚，誰每天夜里給你这样的人点灯塔上的灯呀？”

“可是这个对他是无所謂的，”水手長皺着眉头，用又低又粗的声音說。

“为什么无所謂？您这是毫无根据！”沃維克迅速地轉向水手長。“您也看得出来，我自己也不愿意离开家乡……你相信嗎，瑪麗卡，离开海我簡直不能生活；大概，我們家族里从前有一个人做过走私販子，他把对海的爱傳給了我。我一直是

^① 瑪麗姬的爱称。

在蔚藍色的道路上跑來跑去，擔任船長，履歷表上就給我登記了個蔚藍色海洋的船長！……”

人們湧到院子里。大海不停地喧囂，在陽光下閃閃放光；那平靜遼闊、蔚藍的大海吸引住了人們的目光。海鷗在灼熱的空氣里不知疲倦地、輕快地沐浴。一只貨輪發出的隱約可見的輕煙，慢慢地消失在地平線上。

“喂，盜獵者，領我去看看你的家當，”水手長對沃維克說。

沃維克早就知道逃不過這一關。他每次到燈塔這兒來，水手長都一定要到汽船上去檢查一次：他認為這是他義不容辭的義務。船長陪着他慌不忙地由上到下巡視全船；他無論對什么都吹毛求疵地說上几句，並且還細心地檢查是不是全都安排好了，船上的清潔是不是達到了應有的標準，因為這只船的船舷上漆着他水手長的大名啊！

這次還是跟從前一模一樣。

葉麥里揚·普洛郝洛維契象個威嚴的海龍王一樣，他視察了全船，檢查了每個角落，一面走一面提出嚴厲的批評；這個年輕的船長只好雄赳赳地舉手敬禮，並且每次都保證：“一定注意。一定搞好。是！”這時，他總是在水手長背後和他的部下狡黠地擠眉弄眼，偷偷地笑。

“你少說幾個‘是’，好好地干活兒，”水手長最後說。“今天，你的話我很不愛聽，尤其是你要到黃海角去那件事，更是叫我不痛快。坐着這樣的汽船怎么能到那兒去捉野雁呢！……”

“我不是沒有去嗎！”

“你还能去？……你可要当心啊！船長……你是一个有为的海員，在海上航行时很有信心，可是我要郑重地警告你：別胡鬧！我不許任何人玷辱这只用我的名字命名的船，也不許任何人坐着这只船到禁獵区去偷偷地打獵，明白嗎？”

“哪能呐，叶麦里揚·普洛郝洛維契！我們也很关心保持船的名譽啊。”

“名譽！名譽！”水手長不滿意地打断了船長的話。“你要重視所有的东西，別光看見名譽。小伙子，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經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那时，我不想淘气，也不想玩，只知道一心一意地消灭干涉者，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

“咳，我們哪比得上您，您是我們这儿的英雄啊！”沃維克笑着說；他的話里隱隱約約地可以听出有一种諷刺的味道。

老头子沒有听出他在諷刺自己，心滿意足地喘息起来。看来，他还很喜欢听沃維克的話呢。

瑪丽婭一直站在岸上。檢查完毕以后，水手長走下船来，船長发出了告別的汽笛声。

“再見吧，瑪丽卡！”沃維克向姑娘揮手告別。“夜里，你在这儿給我照亮……你照嗎？”

“照……”姑娘羞羞答答地回答。这时，她的兩頰变得通紅；每当激动时，她都是这样。

“列列卡水手長”号开走了。它向着北方，向着远处的大陆駛去。沃維克戴着制帽，穿着船長制服，站在艦桥上。他那匀称的、年輕的身体越来越远了。

可是，瑪麗姬仍然站在碼頭上，默默地目送着汽船。后来，她好象醒悟过来了，回头看了看，发现周圍一个人也没有了。母亲在屋子旁边忙着洗餐具，父亲同他的助手們往仓库里搬运瓦斯瓶。

姑娘叹了一口气，說：“給我照亮……”只有这句话还留在她的腦子里……“我要象夜間的星星一样給你照亮！”

……剛离开熱鬧的城市，这里显得多么寂靜、多么荒涼啊！洁淨耀眼的沙地上布满了海鷗的足迹，灯塔那臃腫的影子一动不动地落在沙丘上。瑪麗姬理了理她那被风吹乱的头发，把目光轉向灯塔；刹那间，她惊得目瞪口呆，好象是第一次看見这个龐大的建筑物。严肃的、沉默得令人納悶的灯塔牢牢地建筑在土崗上，聳立在她的头頂上。

2

第二天，水手長在叫他女儿去执行任务以前，当着大家的面用多少帶点老年人那种狡黠的态度，提出了一些相当难的問題来考問这个新部下。老水手長有时就喜欢同年輕人进行这样的爭辯。爭辯的时候，他的地位高，占着优势，又有生活經驗；可是，他的对手那方面只有青年人那股热情和剛从書本上获得的記憶犹新的知識。

瑪麗姬也沒有逃过这一关。

水手長叉开兩腿，坐在台阶上；瑪麗姬站在他面前，心里真是激动极了，几乎就象学生考試时那样；可是，她还极力裝

出愉快的样子。水手長显然陶醉在他所占的优势里了；他差不多考問了半小时，在航海信号学那些深奥的地方和他所熟悉的其他航海規則和慣例上紧紧追問瑪丽姪。最后，他搬出了他最愛問的問題。

“你呀，瑪丽姪，已經上完了訓練班，現在又参加了工作。我告訴你，灯塔上的技術員，这是一个……崗位。可是，你是不是已經好好地研究过灯塔的實質呢？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我們大家都應該遵守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守則呢？”

這個問題显然把姑娘难住了。

“这有什么可問的呐……就是要把仪器都搞好……讓它不停地工作……”

“嘿！”水手長大声說，一面用胜利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什么仪器啊，名称啊……咳，孩子，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时，他面帶严肃、甚至有些庄重的表情，慢慢地揚起手，指了指灯塔，說：“是讓那里的灯光整夜亮着……这是我們神圣的守則。我們也就是为这个活着。”

“我也想这么說来着！”瑪丽姪喜形于色地說。“当然是讓灯光……”

“想說，可是沒有說啊，”水手長打断了她的話。“你先說仪器，可是永远應該先說我們的灯光。太阳一出来——就熄掉，太阳一落山——就点着！不管你用什么东西去点，也不管你怎样去点，但是一定要點着！因为，灯光要是在夜間熄掉了，那我們忙累半天就全白費了。就是这样！”

水手長又高兴起来了，不慌不忙地捋了捋胡子。可以看

得出，虽然瑪丽姬沒有答出来，但是总的說来，他对她的考試結果还是滿意的。

“我看，你沒有白吃訓練班的飯，”他停了一下，向瑪丽姬說。“缺少實踐啊！你的實踐還在後頭。理論你倒是裝了不少，甚至對一個人的腦袋，尤其還是一個姑娘的腦袋來說，或許還太多了。……裝得太多了，對人也沒有什麼用處，只會叫他沉到水里去。”

“學問又用不着去背，”叶夫道基姬·菲里波夫娜替女兒辯護；她正在旁邊洗鮮魚。

“你这老东西，干你的活吧！”水手長突然严厉地說。他稍為考慮了一下，立刻就向機械員們宣布：从明天起，瑪丽姬·叶麦里揚諾夫娜（他还是第一次这样称呼女兒）要同燈塔的全體人員進行正規的學習，除值班的以外，都要參加。

“你也得參加，菲里波夫娜，”他向妻子大聲說。“我命令在學習時間关上廚房！”

“您這是指什麼學習啊？”一個名叫巴沙的機械員走到門口，痛快地伸了伸懶腰，關心地問。巴沙夜里值班，現在剛剛起床。“是學習新的技術常識，還是為了什麼目的？”

“就是為了讓你們少躺一會兒，讓你們不要整天老打呵欠，”水手長斬釘截鐵地回答。“你們現在睡兩個定額，都胖得象個熊。要是問你們，是不是已經那麼深刻地了解了燈塔機械學和燈塔的力量呢？技術常識！不是技術常識，而是高深的技術知識！都聽見了沒有？應該自覺地鑽到里面去，那你們以後工作起來就省事了。……我雖然是一個老頭子，可是對